

# 深淵裏的麥子

小克



## 談癡狂詩中的植物之一

（麥子、蕎麥花、黑麥花、小麥、蕎麥田；在癡狂的詩中出現，這裏都如題歸為一類。不過她們自身在個別詩作裏，自然有不同身份的角色扮演。特別在我們獨立來看一首詩時，本文所述，就變得只純屬是一次附會說法的了。因此我們願意大家在單獨討論一首癡狂的詩時，不要被這裏的弄致混為一談。謝謝。）

麥子在癡狂很多詩作中出現過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和任務，很多時甚至不是詩中的重要主題，但我們又不能不加以對她所擔當的含義作出注視。蕎麥和人們的生活甚至生命息息相關的，在理想美好的將來（一九八〇年）刈麥節的前一天，有什麼事情在發生呢？

牛們都很聽話；  
刈麥節前一天  
默默地給我們最需要的奶汁！  
當在刈麥節的前一天呢？自然：  
總是這樣的刈麥節  
總是如此豐產無憂的黑麥

（「三色柱下」）  
豐收的歡悅總是值得唱一支歌的，因為這是一種美。這更是一種寧靜祥和的和平，在「印度」一詩裏，我們可以感覺到那種氣味：到倉房去，睡在麥子上感覺收穫的香味到恆河去，去呼喚南風飽飽蝴蝶帆  
馬爾馬爾，靜默日是你的  
讓他們到遠方去，留下印度，靜默日和你在另一首「野字釋」裏：  
高克多的靈魂  
住在很多貝殼中  
拾幾枚放在她燕麥編的帽子裏

這首詩是說及別離的，而在這幾句詩中，有什麼比高克多的靈魂（是）住在很多貝殼中的配合更美的呢？有什麼比拾幾枚住在高克多的靈魂的貝殼放在燕麥編的帽子裏更美



的呢？而且燕麥編的帽子還是「她」的。這不是描寫愛情是什麼，還有什麼比愛情更美的呢？  
除了超現實，高克多還合我們聯想起愛情，而癡狂的情詩是最令人陶醉的了。不過，「在中國街上」的情，可不是情愛的那一種，且有這幾句：  
夢和月光的吸墨紙  
詩人穿燈草織的衣服  
公用電話接不到女傭那裏去  
思想走着甲申文的路  
陪繆斯吃鼎中煮熟的小麥  
三明治和牛排寂寞了

陪繆斯吃鼎中煮熟的小麥，是一種理想嗎？那些美好和理想的東西是怎樣失去的呢？  
踩過得田野，蕎麥花的枯麥  
在滑鐵盧，……  
而自始至終  
他們的用意不外逼你去選一條河  
去勉強找個收場  
或寫長長的信給你瘦小的女人  
或驚駭一田蕎麥

（「戰時」）  
這似乎是一種答案。還有，「上校」一詩似乎更可說明戰事帶來的損失：  
那純粹是另一種玫瑰  
在火中誕生  
在蕎麥田裏他們遇見最大的會戰  
而他的一樣賦別於一九四三年  
精麥子遂成爲一個戰場，田中的火槍是另一種玫瑰。這另一種玫瑰和蕎麥花遂成爲另一種對比。這裏是另一位上校：  
穿過S上校的好性  
向我揭示；那人爲何用刺刀  
刺戰線在蕎麥上  
爲何躲避他自己的靈魂，……

（「從感覺出發」）  
用刺刀刺戰線在蕎麥上的「那人，爲何要躲過他自己的靈魂呢？虛弦好像在問，爲什麼「那人」可沒有高克多的靈魂呢？

弗琴尼亞啊，六點以前我們將死去  
當整個倫敦在假寐下  
等待黑奴的食盤  
用辨士播種也可以收穫麥子

（「倫敦」）  
在芝加哥我們將用按鈕寫詩，乘機器鳥看雲  
自廣告牌上刈燕麥，但要想鋪設可笑的  
文化  
那得到凄涼的鐵路橋下  
（「芝加哥」）

在蕎麥花的遠方，菲拉  
蟻在吃你的額頭。  
在空開的露臺那邊，再拉  
一顆星走過河流。  
（「西班牙」）

穿過不同的時間、空間和地域（癡狂稱她們爲「斷柱集」），在尋找與發現之間，麥子的訊息總是在遠方的，不是在目前的。用辨士播種真的可以收穫麥子麼？自廣告牌上真的可以刈燕麥麼？答案是淒涼的，如同在鐵路橋下，又如何補設文化呢，而且是可笑的。前面的上校在會戰沒有失掉

生命，但沒有了「條眼」，他曾聽到過歷史和笑」，在詩中（「上校」），癡狂馬上將過去的上校拉回現在，而且這樣告訴我們，關手上校的近況：「咳嗽藥劑廠方上月房租如此等等」而在麥的縫紉機旁是戰鬥下他覺得唯一能俘虜他的「便是太陽」這種活着的近況同樣是莫可如何的。

而我們去去年的燈蛾立碑。我們活著。  
我們用鐵絲網煮熟麥子。……  
（「深淵」）  
穿過更長久的時間、空間和地域，我們只得通向深淵，黑暗還是什麼的深淵呢，你說？用鐵絲網煮熟麥子？這可不是和用辨士播種用鐵絲網煮熟麥子，跟陪繆斯吃鼎中煮熟的小麥的理想又差多少呢？深淵裏的麥子，什麼時候才重回到倉房去，睡在麥子上感覺收穫的香味呢？

有很多人說癡狂是一個超現實主義的詩人，又同時是個浪漫主義者。其實，超現實和浪漫，古典是不可分割的。紀德的「假如一粒麥子不死」之說給過很多人的啓示，癡狂自

然是其中的一個（在「巴黎」一詩之前，他引過紀德的另一句話。在「詩人手札」裏同樣引過紀德在「新報」裏的一些話：「……每一朵棉花該爲果子而凋謝，果子若不落地，不死，就不能華新花，是以青天也倚仗冬天的喪忌。」）  
「癡狂在「詩人手札」裏透露了「深淵」的企圖：「對於僅僅一首詩，我常常作着它本身原本無法承載的容量；要說出生存期間的一切，世界終極學，愛與死，追求與幻滅，生命的悸動、焦慮、空洞和悲。總之，要鯨吞一切感覺的錯綜性和複雜性。如此可多，如此無法集中一個焦點。」這番話，可不止是癡狂詩中的麥子麼？透過蕎麥田、燕麥等等的暗示，說出了愛與死，追求與幻滅，生命的全部悸動、焦慮、空洞和悲哀。（那些美好和理想的東西是怎樣失去的呢，然後她們仍存在麼，又在那裏呢？癡狂在「給超現實主義者」一詩中，有一句這樣的：你渴望能在另一個世界裏聞到蕎麥香

版權爲作者及出版者未經批准

版權爲作者及出版者未經批准